

伊通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吉林省伊通县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前 言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任务，政协伊通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征集、整理了一批“三亲”文史资料。这些史料以翔实的史实再现了伊通的历史风貌。为了推动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使之更好地为历史研究和教学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政协伊通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内部刊物《伊通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工作。它为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历史知识，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同时，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编印，可以进一步加强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联系，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周恩来同志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和

原则。所以《伊通文史资料》征集的史料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只要是作者第一手的真实的史料，也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自见闻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即可。撰写稿件不论是笔记、回忆录、短篇叙述或成篇记载，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同时，我们更欢迎读者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同本刊所辑录的资料互相参证，提出补充和订正，使史料内容更臻于翔实完善。

伊通开发较早，历史悠久，从1882年立州治始，至“文化大革命”前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英雄的伊通人民为开发伊通和建设伊通曾经与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些史料（含各种人物）都需要我们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去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为此，希望一切热爱伊通的人们，以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拿起笔来，把亲历、亲见、亲闻的各个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的变化沿革等方面的史料写出来，有益现代，惠及后世。

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伊通文史资料》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这一辑主要是伪满时期有关抗日斗争的重要史料。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及县党史办、县志办、县公安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一些知情者也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加之年代久远，错误和纰漏实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 编者 •

目 录

伊通街反日会史料

- 创建伊通街反日会的经过……………江 滨 (1)
回忆伊通街反日会的斗争……………周泽生 (9)

驻营城子伪七连哗变史料

- 我担任了哗变的联络工作……………李文成 (16)
我参加了老七连的哗变……………刘金库 (21)
我所知道的老七连哗变……………才云兴 (30)
老七连哗变的传闻……………雷殿臣 (34)

振兴饭庄事件史料

- 振兴饭庄事件……………喜荣、绍先、黄鑫 (37)
振兴饭庄事件片断……………杨永生 (45)
敌人杀害了父亲和哥哥……………李国华 (51)
我被捕的经过……………西成魁 (53)
无辜坐牢……………秦甲元 (56)

“四一五”事件史料

“四一五”事件在伊通.....	王喜荣 (58)
伊通炮兵连的抗日活动.....	胡永久 (69)
我两次被逮捕的经过.....	刘淑兰 (73)
我参加了两次大逮捕.....	西成录 (78)

回忆磐石游击队.....	李克隆 (88)
附记一 抚养烈士遗孤纪实.....	王喜荣 (113)
附记二 “美丽的春天来到我们家”	喜荣、立学、黄鑫 (118)

钱家惨案的真相.....	王富春 (120)
--------------	-----------

创建伊通街反日会的经过

江 滨口述 王喜荣整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抗日烽火在白山黑水之间到处燃烧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在所辖的区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反日会。我当时在中心县委工作，被派往伊通街组织反日会。伊通街反日会是县委最早组织的反日会之一。它的创建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也为伊通的共青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抗日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反日会的建立

我是1931年春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参加革命工作的。1932年3月，磐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同志把我找到县委，叫我到伊通县的县城开辟地下工作，组织反日会。主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反日会成员，以标语和传单为武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战争。当时伊通县在三道沟一带有党的组织，而在伊通街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所以县委没有提出同谁联系，叫我自已先开辟工作，以后再派人同我联系。

我对伊通县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在1931年冬，随同李红光、刘明山等同志去伊通东南部的三道沟一带活动过，在李红光的家乡流沙咀子组织反日会。伊通街我从来没去过，人生地生工作新，有一定困难。为了便于同青年学生接近，我打扮成学生模样，戴一枚吉林大学校徽，告别了同志，就从西玻璃河套出发了。

我到县城东索家屯一打听，知道城里有时雨女中和职业中学。我来到了时雨女中操场，遇见了一位女同学。我假称我的祖父叫姜德，在时雨女中当厨师，问她有没有此人。这位女同学打量我一番，见我佩戴吉大校徽，以为我是吉大学生，就很客气地告诉我，时雨女中已经放假了，没有叫姜德的厨师。正在我们俩交谈时，有一名男同学抱着孩子走了过来，他说是职业中学的学生，叫万长胜。我向他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后，他很同情地说：“咱们都是穷人，你没找到亲人又无处投奔，如不嫌弃就到我家住几天。”万长胜家住东门里，家境贫困。他父亲很好客，也很开明，答应叫我在没找到“祖父”前暂住他家。我非常受感动，心想总算有个落脚地方了。

翌日，万长胜领我到街里去寻找“祖父”。我们在街里遇见了他的一个同学，叫程彬。程听说我找当厨师的“祖父”，就告诉我索家屯有不少厨师，可到那里去打听一下。程彬很热心，把我领到索家屯老孙家。在老孙家巧遇昨天在时雨女中操场上碰见的那位女同学。经程彬介绍我才知道她叫武文璞（毛诚）。老孙家是她姐夫家。我们二人一见如故，谈家常，讲形势，唠得很近。她约我星期天去时雨女中

同她畅谈。

没过几天，经过万长胜和程彬的介绍，我又结识了青年学生高显生。这些同学给我的印象是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非常愤慨，有抗日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向万长胜和程彬讲，我是吉林大学反日会派到伊通建立反日会的。他俩听了很高兴，表示帮助我发展组织。从此，我就转移到东门外程彬家，同万、程研究建立反日会事宜。先由我和万长胜、程彬组成了反日会审查小组，负责审查和发展反日会成员。经过一段工作，先后发展为反日会员的男同学有：高显生、李秀云、杜春甫、郎中耀、崔耀庭、李富林。女同学有：武文璞、吕贤珍、吴连珍，在街道饭馆还发展了3个关里人。

反日会成立后，磐石中心县委派巡视员刘明山来伊通街同我联系。他带来了县委的指示和一些宣传材料。我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很满意。在箭亭子老杜家召开了反日会员大会。在会上刘明山教唱国际歌，明确向大家宣布反日会是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的，共产党的代号叫C P，共青团的代号叫C y。他还向大家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听刘明山的讲话都很惊讶。他们第一次才知道在中国有共产党，共产党是领导抗日的。刘明山来后更坚定了大家抗日救国的决心，推动了反日会的工作。

反日会的斗争

反日会成立后，我几次回磐石西玻璃河套，取来反日斗争宣传材料分发给反日会员，叫他们张贴、散发。4月份我

回县委时，县委指示我要经常转移住处，以免发生意外。回伊通街后，我就转移到葛荫林家。葛荫林是反日会员高显生的表弟，是北平大学毕业生，这个青年有热情有才华，家有很多进步书刊。他把我安排在他的姑母杜寡妇家的西下屋。老杜家住在箭亭子，在伊通很有财势，就连伪县长同她家都有交往。“九一八”事变后，伊通很“麻烦”，老杜家迁移到长春，叫葛荫林给他们照顾房产。所以，老杜家西下屋不仅是我的安身之处，也是反日会很理想的活动场所。

葛荫林虽然不是反日会成员，但他积极参加反日斗争。一次我取传单从磐石回家，累得疲惫不堪，他拿着传单看了一下就对我说，像这样传单咱们也可以划印。我说，咱们没有油印机，又没人会划钢板，那怎么成。葛荫林想了一下说：“这事由我负责办，到时候保证叫你散发传单。”没过几天，不知葛荫林从哪里弄来一台旧油印机，又买来了蜡纸，只是没弄到铁笔。他就把大码厘针磨秃，代替铁笔。夜间，我们把西下屋的门窗堵严，我站岗放哨，他在小油灯下，戴着近视镜，一笔一笔地划着反日会材料。有了这个地下小印刷所工作方便多了。一批宣传单、标语像小炸弹一样飞向敌人，轰得他们晕头转向，惊慌失措。当然也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暗中派人侦探反日会员的行踪。特别是伊通保卫总队长郑秀峰，同反日会作对，叫喊要铲除“赤色分子”。有一天晚间，我去吴连珍家检查他们散发传单情况，到她家门口，发现后面有“尾巴”。我刚想把“尾巴”引到别处去，吴连珍从院里出来，把我迎进屋去。我进屋一看，吕贤珍、武文璞都在屋里，我心情非常紧张，对她们说：“不好了，有‘尾巴’。”

吴连珍就要往外冲，被我制止了。忙叫吴连珍把裙子解下来，我扎在腰间，又把背头分开，简单地化下装，向吕贤珍交待几句，我们四人就往外走。大门一开，那个“尾巴”端着手枪从黑暗中跳出来吼道：“不许动！”吕贤珍飞起一脚，把敌人的手枪踢出几步远。随即喝道：“我们去看戏，你敢拦路抢劫，找你们队长去。”那家伙见我们都是女的，向院里望了望，拣起枪就溜走了。

敌人盯梢反日会成员的事，时有发生，但都被我们巧妙地摆脱了。面对这种险境，我们开会商讨对策。会上葛荫林提出，要把反日会武装起来，同保卫总队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搞武装斗争首先就得有武器，上哪弄武器呢？葛荫林说高显生、李秀云、郎中耀家都有武器，叫他们动员家长把枪献出来。我想这倒是个好办法。那时是兵荒马乱的岁月，有财有势的人家都养枪，怕胡匪抢劫，他们能献出来吗？我心里没底。我把这个想法分别跟他们讲了。他们3人表示要作好家里的思想工作，争取把武器献出来，支援抗日战争。不久，高显生、李秀云、郎中耀都说服了自己的家长，高显生献出一支“单出子”，李秀云拿出一支“张口等”，郎中耀是一支狗牌撸子。每支手枪都带子弹几十发。他们献枪时，我激动不已，热烈地握着他们的双手表示感谢，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

枪虽然弄到了，但是否武装反日会，我不能自作主张，得把枪交给县委再作决定。我同万长胜商量，叫他护送我出城。万长胜在葛荫林家拿个包袱皮，又把他的进步书刊包了一包，作为掩护。我身着长衫把3支手枪藏在身上。临

到东门时，我告诉万长胜按原计划进行。万长胜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伪军正在检查过往行人，万长胜拒绝检查，夹着包袱就跑。两个岗哨紧追不放。万长胜边跑边打开包袱，那些书刊撒得满地都是。两个岗哨顾不得追赶万长胜了，拾起书刊乱翻一气。此时，过往行人大乱，我乘机出了东门。

我从县城出来，经过营城子，奔三道沟。走到流沙咀子附近的山里，我一搂长衫，突然在我的脚下响了一枪。我以为遇见了土匪，急忙取出手枪藏在树后，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这时就觉肚皮疼痛，我更加惊慌了。仔细一检查原来是我搂长衫时“张口等”跑排了，子弹擦伤了肚皮。这场虚惊弄得我满头大汗。

我在三道沟找到了李红光和刘明山，向他们汇报了反日会的工作，把3支手枪交给了李红光。李红光家就住在流沙咀子。我参加工作后，就同他在一个组工作。他见我弄到了武器，激动得热泪盈眶，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李红光对我说：“反日会搞武装斗争不合适，还是把枪交给县委吧！”后来李红光把这3支枪包藏好，用背夹子送到玻璃河套去了。县委用这几支简陋的武器创建了“打狗队”，而后扩编为磐石工农义勇军。

协助王耿搞军运工作

我回伊通不久，县委派王耿（王秃盖子）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听李红光同志讲，王耿同志是满洲省委派来的。他来后，我又通过葛荫林把他安排在老杜家，我向王耿介绍了反

口会情况，交待了工作就回县委了。

王耿来伊通后，除了继续领导和发展反日会组织外，主要任务是搞军运工作。那时伊通街驻着五旅十三团的三个连队，还有地方武装保卫大队。十三团的兵关里人多，地方武装当地人不少。保卫大队驻防在南门外，距箭亭子不远，士兵有不少是县城人，好接触，便于工作。王耿通过和士兵熟悉的反日会员，对保卫总队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认清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奴役东北，侵占全中国的狰狞面目，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经过一段艰难的思想工作，一部分有民族正义感的士兵，要求参加抗日斗争。

有了这种思想基础，王耿叫葛荫林出面宴请保卫大队的金队长和孙队长。葛荫林的姑母杜寡妇家很有财势，同上层人物有交往，两名队长盛情难却，按时赴宴。席间葛荫林讲明意图，要他们率部抗日。金队长表示同意，孙队长犹豫不决。金队长还邀请王耿去当参谋。在这之后，王耿和两位队长有了交往，加紧作保卫总队的哗变工作。

我回县委两个月后，县委又派我回伊通，叫我协助王耿搞军运工作。到了9月初，伊通形势发生了变化。街里人纷纷传说南山皮和北山皮的胡匪要进攻县城。一时人心惶惶，满城风雨。驻防县城的五旅十三团的士兵加强了防守。伊通的八大绅士把早就组织起来的民团、商团都集中起来，分派在壕线上守城。没过几天，风声更紧，岗哨林立，日夜巡逻，四门紧闭，全城戒严。不久，南北山皮的胡匪有几十伙络子，好几千人，把县城包围了。其中最出名的有北山皮的赵全胜、赵双胜、孙傻子、老头好、草上飞，南山皮的吉尖、

二德、占东洋等。他们昼夜围攻，枪声阵阵，子弹呼啸，声势很大。到了9月15日（农历中秋节）那天，胡匪从西门攻入县城。县长率领一些官兵弃城而逃。

胡匪一进街，保卫大队的金队长和孙队长率领28人撤到老杜家院里。王耿动员他们抗日。每个人都戴上“反日会宣传员”袖标。这时街上乱成一团，胡匪大肆抢掠，居民们哭天喊地，还不时地发生枪战。我们就组织反日会员到街上贴标语，撒传单，揭露敌人的罪行，号召人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有的胡匪也戴上了“反日救国军”的袖标，表示参加抗日。

赵全胜是个大绺子，一些小绺子都依附着他。也有的绺子要参加抗日。赵全胜说我们是“乱党”组织起来的，要缴保卫大队的械。我们闻讯后，就率领保卫大队30多人转移到柴家大窝堡。过了两三天，因金队长和孙队长意见不统一，将我和王耿捕起来。我们被捕后六七天县委就知道了，由李红光、初相臣同志率领工农义勇军来到这里，同他们队长交涉后，把我俩放出来。我留在义勇军里，王耿又回伊通。

秋末，王耿同志给县委写信，要我回伊通。我回伊通后，通过反日会员吕贤珍打入全胜绺子作瓦解工作，未成，我又回义勇军了。从此，我再也没去伊通。

1984年

回忆伊通街反日会的斗争

周 泽 生

1931年是东北人民灾难深重的岁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着东北的锦绣河山，3千万同胞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下痛苦的呻吟着、呐喊着、斗争着。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形势下，1932年春伊通街出现了反日会。它的锋芒所向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这年夏季我参加了反日会，而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这是50多年前的斗争历史了，但使我终生难忘。

我参加了反日会

我原籍是山东省。1928年迁徙到吉林省伊通县。先在伊通第一模范学校就读，后考入伊通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我只好在家读一些进步书刊，主要是鲁迅的作品，如《药》、《狂人日记》、《孔乙己》等。虽说是“国破山河在”，但思想异常苦闷，徘徊彷徨，甚至有走投无路之感。

我家当时住在县城唯一的天主教堂院内。教堂有神甫、修女。虽然信奉上帝的人寥寥无几，可他们还是照样作礼拜、

祈祷，划十字。对他们作法我很反感，心想国家都破碎了，信教有什么用呢。上帝是不会帮忙的。

在教堂附近有个孙老先生，是个老饱学，他古文很有造诣，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我就同早已辍学的同学赵玉宣去他家学习古文，练毛笔字。我的另一名同学李富林也失学在家，也常来天主堂找我交谈。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伊通街有反日会组织，但详情他闭口不谈。

李富林是我在小学毕业前结识的，我考入伊通中学时，他没考上，在预习班学习三个月后才编入我所在的班级。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伊通中学闹学潮的斗争，同学们怎么砸教育局，痛斥教育局长杨飞阁，出刊进步刊物等。我听后很感兴趣。后来我们越处越近，竟同李富林、赵玉宣、张云阁和另外一名同学结为盟兄弟。他排行老三，人又黑，我就叫他黑三哥。

从我知道伊通街有反日会后，心里就放不下，总想知道他的性质和宗旨。1932年夏，借李富林来我家之机，我就询问他。他很神秘地说，这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不过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向你讲，反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组织，其目的就是要驱除日军，光复河山，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那时，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凡是有热血的青年都义愤填膺，切齿痛恨，想要挥戈上阵。我一听反日会的宗旨是打东洋，就向他提出要参加反日会。李富林说，这事我作不了主，我可以给你介绍，只要你有抗日决心，反日会是一定欢迎的。

过了几天，经李富林介绍，我结识了家住在箭亭子的葛

荫林。葛是北平大学毕业生，思想很进步，他从北平回家时带回不少进步书刊借给青年们阅读。从此，我就经常去他家阅读书刊。在他家我会见了磐石中心县委干部江滨。他当时叫要光，化名江月影，打扮的像个青年学生。相见时，他询问了我家庭状况后，就向我介绍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了江西的赤都瑞金，讲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斗争等。他讲话很有吸引力，有的事情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都很新奇，使我坚定了参加反日会的决心。

我参加反日会后，经常和李富林、葛荫林联系。他们把传单给我，我就按指定的地点张贴和散发。原先的传单都是由上级送来的，数量少，不够用，后来葛荫林乘胡匪破县城之机，从伊通中学弄来一台油印机，由他刻印。有了油印机，反日会的工作更活跃了，每到红五月或“国耻日”时，都油印不少传单，反日会员们把传单撒到大街小巷。就是在四月十八庙会上也发现传单。有一次，上级送来一份日文传单，我们照原文刻印后，准备散发到日本守备队去。日本守备队当时住在徐靠山那院。那是座三合院套，有两层大门，堪称为深宅大院，一般人休想出进。武文璞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她利用家住在守备队后院的有利条件，很巧妙地把传单撒到守备队院内。不久，驻这里的守备队就全部调换了。虽然是一张传单，一条标语，但它如同锋利的匕首投枪一样，刺向敌人，使他们惊慌失措，寝食不安。人民大众却从传单和标语中看到了抗日的力量，民族的希望，在那漫漫的黑夜中人们见到了光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反日会中发展团组织

1932年中秋节，县城被胡匪攻破了。赵奎胜等大股辮子摇身一变成了伪军，驻守县城。在此之前，满洲省委派一名同志，绰号王秃盖子。这位同志很有来历，据说到过苏联，在省委工作过。他来伊通还是搞军运工作的，江滨协助他搞军运工作。秋季，江滨领我和李富林的弟弟李富中去三道沟开会。早晨从县城出发，晚间到达钓鱼台南山，住宿在朝鲜人老金家。白天我们到农民家中去宣传，曾去过岭南张云志家。有天晚上江滨同志领来几位同志，其中有一名朝鲜人，人们叫他老何。经江滨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伊双特支书记。会议由老何主持，他向大家讲了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后，要大家讨论游击队的名称。上级的意思是把义勇军改为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我在会上还发表了意见。午夜散会后，老何等入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传单，叫我们带回来散发，我们把传单缝在衣服里，就回县城了。

这年冬，江滨离开伊通，说去双阳工作。他走后从磐石又来个王豁牙子，来这里领导反日会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磐石县委书记全光。王豁牙子在反日会中发展了共青团组织。1933年春又来位朝鲜人老冯，是吉林毓文中学的学生，担任交通员工作。王豁牙子和老冯来往都吃住在我家。可能是江滨向王豁牙子和老冯介绍过，他俩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也非常信任。

经王豁牙子和老冯的介绍，1933年春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代号是C Y。我们团小组共3人，先由杜春